

毕氏兄弟奔赴延安的人生历程

汝州城北四十里的紫云山下有个小村庄叫毕村，全村除几户杂姓村民外几乎都姓毕，其中有个叫毕星明的膝下有七子，长子昌甫、次子昌申、三子昌言、四子宝善、五子昌善、六子昌春、七子昌文，都是穷人家的孩子，他们个个都能吃苦耐劳，勤俭持家。唯独老七昌文生性调皮，好狠斗勇，又读过几年私塾，聪明，脑瓜子灵转，也很有心计。那时世道混乱，军阀混战，汝河两岸的蹿将、刀客多如牛毛，是出了名的土匪窝。不少有点血性的男人为了生存和少受欺压，纷纷都拉起了杆子或加入了蹿将的行列。毕昌文也不例外，他凭着自己的胆大、凶狠和睿智很快就成了州东有名的蹿将头。1936年，临汝县自卫团招募毕昌文进了自卫队，并委任他为自卫团一名中队长。

毕金西，小名叫天西，生于1920年，是毕昌文大哥的长子。毕金堂，小名叫天佑，生于1922年，是毕昌文六哥的长子。兄弟俩自幼聪颖，后都被送到张村一所私塾学堂念书。毕昌文在县自卫团的日子久了，逐渐看清了国民党政府的黑暗和腐败，并开始接受共产党的宣传和主张，他常常心里暗想，

将来的天下一定是共产党的，现在必须趁早给孩子们找一条光明大道，也好为自己的将来留一条后路。于是毕昌文就暗中与中共临汝地下党秘密交往，其先后认识了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派往临汝工作的王象乾、雷鸣等人。1939年，毕昌文秘密把两个侄子交给临汝地下党，与刘仁明、王化宇、刘桂林、马云涛等十余人一起被组织送往延安抗大学习。

当时毕昌文害怕走漏风声给自己和家人惹来麻烦，祸及全家，所以两个孩子去延安的消息被他封锁得严丝合缝，哥嫂及家人谁都不知道。四乡八邻都知道毕家两个孩子丢失了，全家男女老少、亲戚朋友全都出动，到处寻找打听都杳无音信。

二年后毕氏兄弟抗大毕业，毕天佑分配到华北八路军被服厂工作，解放战争时期任解放军后勤部被服厂厂长。新中国成立后调任天津市检察院工作，之后又调任天津市机车厂党委书记，期间为家乡办了很多实事。2018年病逝，享年96岁。

毕天西精明能干，脑瓜子活，毕业被分配到东北抗日联军做情报工作。1943年9月，上级党组织派毕天西等四位同志出关南下江浙与新四军联系，建立江南地下交通站，随身带有一份组织介绍信和一本联络密码。一行4人晓夜夜宿，当走到湖北宣城时与清剿的日伪军相遇，战斗中3名战友牺牲，只有毕天西一人九死一生地逃了出来，但身上的介绍信和密码本丢失，无奈毕天西只好扮作一个要饭的叫花子回到汝州老家，等找到了组织再

做打算。

毕天西回到老家后联络儿时发小，拉起一个20多人的游击队，经常活跃在汝州东部和郟县西部，专门劫富济贫。毕天西胆大心细，又受过专门军事训练，使用一盒子枪，百发百中，时间不长他在汝(州)、宝(丰)、郟(县)一带就有了名头，汝州城东的大土匪黄万镗、焦道生、杜老四多次邀请毕天西入伙，他都没有答应。1944年5月临汝沦陷，毕天西便秘密与八路军情报处长张清杰联系，不断给八路军豫西抗日支队和大峪抗日根据地传递情报，在区中队队长秦广善家皮定均司令还单独接见过他。

焦道生素有民族气节和中国人的骨气，日伪政府多次诱惑他都没有变节投降做汉奸，在八路军情报处长张清杰的多次说服下并与八路军合作，联手抗日，这时毕天西就主动参加了焦道生的游击队，并任副司令兼第一大队长。

1945年农历二月二，日本纠集登封、临汝、郟县、禹县等地日伪军1000多人，从四面围剿攻打焦村。当时国民党军投靠焦道生的特务营在寨外壕沟阻击日军，毕天西带领第一大队在寨内守候东南角，花榆树口的李毛带领第二大队在寨内守候西南角。战斗异常激烈，从早晨打到中午。由于敌我实力悬殊，特务营死伤了十多人，午饭撤到了寨内。中午时分，毕天西见鬼子已冲到了壕沟，他带领队员拼命射击，突然一颗子弹擦着耳根飞过，把他头上的四大帽檐都打飞了。他一咬牙夺过身边队员的

长枪瞄准已翻过壕沟的一个鬼子，一枪下去鬼子脑袋便开了花。1945年3月，日本鬼子又纠集禹县席子、郟县李长等有等日伪反动武装进攻大峪抗日根据地，毕天西得到大峪抗日民主政府董蓬甲传递的情报后，便带领自己的一大队，并联系郟县游击司令王文成在安沟村西山设伏阻击日伪军，粉碎了日伪军围剿大峪抗日根据地的阴谋。

1947年11月临汝解放，许多当过土匪的人都被人民民主政府镇压了。毕天西暗自思忖，自己脱离组织后这段时间很难说清楚，弄不好还……1948年毕天西偷偷离开汝州，只身来到甘肃省陇县乡下隐姓埋名定居下来，在那里娶妻生子，从此过起了农耕生活。而家里人想着他整天过的都是刀尖舔血、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生活，可能早成了他乡异地的野鬼了。转眼三十多年过去了，1985年底，汝州老家突然收到甘肃省陇县公安局一封信，其子毕勤打开一看顿时泪流满面，原来走失三十多年的父亲有音讯了，陇县公安局已证实了父亲的身份。1986年，毕勤按照陇县公安局提供的地址，千里迢迢赶到甘肃省陇县东风公社马铁匠村把父亲接回了汝州。

回来后毕天西给孩子说：“当年你年纪小，不懂事，爸爸是八路军的人，虽然后来回家干了游击队(土匪)，但从没有干过伤天害理、对不起乡亲们的事，那时我是打老日，给八路军送情报的，现在党和政府有政策，我隐姓埋名几十年不敢露头，现在趁我还能跑得动，去北京找我过去的战友，让他

们证明我一生的清白，要不我死不瞑目！”之后，毕天西连续多次去北京，但都没有结果，因为原来抗大的同学、东北联军的战友有的牺牲了，有的不知道下落，为此毕天西整天闷闷不乐。转眼到了1988年初冬，突然有一天，焦道生的儿子焦顺顺告诉他，原八路军情报处长张清杰就在北京石油部情报所，你打老日、送情报的事你最清楚，去北京咋不去找他呢？

1988年11月，毕天西邀焦顺一块去北京找张清杰。张清杰听了毕天西的叙述，心里也很过意不去，随即提笔写了封信让他回汝州交给董蓬甲(曾任临汝抗日民主政府大峪区区长)，让董蓬甲转交给陈文杰书记(当时陈文杰已改任临汝县政协主席)，董蓬甲都说了，那时期你基本是清白的，现在如果补助的话，每月也就是几十块钱。”毕天西听后老泪纵横，哽咽着说：“张主席，我不是为了每月那几十块钱，只要党和政府承认我是清白的，不给孩子们留骂名，死也值了！”

毕天西2011年去世，享年91岁。

选自《汝州市老区革命故事》
作者：李相国
供稿：汝州市老区建设促进会



洗耳河水绿如蓝

王志斌近日摄于洗耳河畔

风伯庙

风神在天上犯了错误，玉皇大帝罚他到凡间为人。风神见汝州龙山上长满柏树和翠竹，一道山泉从野花丛中叮咚穿过，环境优美，十分幽静，就相中了这块地方，身子一晃，投胎到龙山脚下下一个姓张的富户家中。

张员外家良田千顷，骡马成群，非常富裕。可只有一样，张员外年过四十，尚没有一子一女，忽然得了一子，名为风神，就把儿子当宝贝疙瘩溺爱。风神在张员外家从小到大，衣来伸手，饭来张口，要啥给啥，慢慢养成了骄横的习惯，别人稍有对他不住，他就拳打脚踢，非打即骂，后来，他在外边纠集一帮少年，成了地方上的一霸。乡亲们打不过他，告不倒他，受他欺负时只好躲得远远的。不过风神也有一点，赖是赖，但不偷不抢，不嫖不赌。

有一年，黑风怪也相中了龙山这块地方，常到这里玩。黑风怪来的时候，龙山上就会刮大风，直刮得天昏地暗，飞沙走石。乡亲们种的庄稼被连根拔掉，种的树被刮断，有时住的房屋也会被风刮塌，弄得乡亲们叫苦不迭。

黑风怪怕风神，每当刮风时，就会先把风神弄病，让他昏睡在床上不能动。因此风神就常得一种怪病，刮风天他就昏迷不醒，任凭别人咋喊，他都不声不吭，说是死了吧，鼻子里有气，身上不青不紫。那时龙山上的寺院里住着一位和尚，叫贞神师父，是个得道高僧，能知人前世未来，张员外就去请贞神师来治风神的病。贞神师给风神看

了病，念了一阵经儿，对张员外说：“令郎遇到了劫数，不过无碍，让他到寺里还个愿，往后不但永无疾病，还能得道成仙。”

张员外大喜，就让风神到寺院里还愿。风神一见贞神师，大吃一惊，只见贞神师身边卧了两只猛虎。那两只虎见了风神，低着头像迎客人一样迎接他。风神问贞神师：“这两只老虎是怎么回事？”贞神师说：“这是老衲的俗家弟子。”风神惊奇地说：“猛虎也能成佛家弟子。”贞神师说：“我佛大慈大悲，普度众生。只要以慈悲为怀，拯人化俗，做善事善人，世上万物皆可皈依我佛。”

风神受了贞神师的感化，回家后一心一意要做善事善人，不但打不骂乡亲们，还拿钱为村里人修桥铺路。遇见谁家有了难处，他就把家里的银子送去，扶危救困，像变了一个人。不久，黑风怪又来到龙山兴风作怪，风神就把自己变成一棵棵大柏树，和黑风怪打了一仗。黑风怪斗不过风神，从此再也不敢到龙山来了。

风神变成了柏树后，再也变不回人身了，龙山上有了这些柏树，从此再也没有了暴风毁坏庄稼的事了。老百姓为了纪念风神献身救民的事，就在寺院前为风神盖了一座庙，常年祭拜他。把这座庙叫作风伯庙，把龙山又叫风穴山。

来源《汝州民间故事》

民间故事

传说中的八角琉璃井

申甲由

我上小学的学校是在庙下街玉女河畔九龙桥头西边的一座道观里，叫云溪观，距汝州市区三十五里许。古时候的云溪观规模宏大、高人辈出，是汝州地区颇有影响的道教宫观之一。据地方旧志记载，云溪观创建于明代前期，历史上屡有兴废，民国二十九年，受废庙兴学之风的影响，云溪观遂被改为学堂。

在云溪观的大门前，也就是九龙桥头，有一口八角琉璃井，在地下埋有多少年代？无人知晓。

明泉爷爷说，那是大禹爷治水时留下的遗迹，没人敢轻易打开。

明泉爷爷自幼苦读私塾，贯通四书五经，熟读诸子百家，师从豫西名士朱胜武先生，是民国时期庙下完小的校长。在他留下的遗稿中，有着对鼎盛时期云溪观建筑布局的详细记述：“云溪观，位于庙下街西寨东门内，坐北向南，临街(指今之中大街)偏东建有山门三间，内两侧塑有四大天王像。进山门东侧有钟亭，院正中前殿三间设祖师塑像，殿前左右为东西灵官殿各一间，内塑灵官神像。过祖师殿为天爷殿，内设天爷神像，天爷殿前东侧建有城隍殿，天爷殿后为老君殿，殿前东西侧并建道士房各三间。山门外西侧和院内城隍殿西墙外，各有龟驮碑一座，并有古柏参天。20世纪30年代，内有道士主持，经营庙产土地百余亩。40年代初庙下小学迁入，拉倒塑像，大殿改为教室，庙产归学校经营，现仅存祖师殿、城隍殿、山门房屋等建筑。”

明泉爷爷对云溪观感情颇深，因为那里是他执鞭教书育人的舞台，一生挚爱的讲坛。明泉爷爷不仅学富五车，博古通今，而且为人宽厚真诚，深得邻里百姓爱戴，被尊称为“先生”。在我幼小的记忆中，明泉爷爷说起庙下古镇的历史沿革、逸闻趣事如数家珍，俨然就是个活诸葛。我打心眼佩服，这世上的事情咋就没有他不知道的呢？

明泉爷爷讲过云溪观里一个小道士的故事。从前在这庙里住着师徒两个道士。师傅态度威严，寡言少语，不说闲话。弟子取名石头，笨拙无能，但有一疙瘩劲，平时很听师傅教训，师傅嘱咐的话，毫不更改，一味遵守。三十多岁了，仍在庙里住

着。师傅圆寂后，观里就剩下石头一人，守着古庙。

到冬天的时候，天寒地冻，夜长无事，就不断有施主到庙里烤火，闲谈聊天。石头总是热情招待，从不厌烦。只不过无论施主们谈论什么话题，石头从来不搭一腔，一直陪着听到深夜。

一天夜晚，有一个叫朱麻子的人来烤火，靠在罗圈椅子上，就势把双脚往火盆上一蹬，烤起火来。烤了一会儿，不见有人来，因为石头不说话，朱麻子就渐渐进入了梦乡。到了夜半时分，朱麻子的棉鞋被火燃着了，一缕缕冒出黑烟。石头在小凳上坐着已经看到了，心想着把施主叫醒，但又不知道对不对，只好看着鞋在着火。直到朱麻子被火烧疼了，大叫一声从睡梦中惊醒，石头才慢吞吞说：“我早看见你的鞋着火了。”朱麻子埋怨说：“那你咋不叫醒我？”石头说：“师傅活着时常嘱咐，见施主不要说闲话，免惹是非。临死前，师傅还这样嘱托我。我是牢记着师傅的话，所以不敢吭声。”

朱麻子又气又好笑，“你这人，太实在了。你师傅交代不叫你张长李短说闲话，戳疙瘩惹是非，难道失火烧房子你也不敢说吗？往后该说的话一定要说，不能守口如瓶，因小失大。”

石头唯唯说：“哦，我记住了，领教，领教。”原来是发生在乡野里一个极其平常的生活片段，明泉爷爷却独具慧眼，编辑整理出一则故事，传颂乡里，启迪后人。我上小学的时候，学校里早就没有了当年云溪观香火袅袅、晨钟暮鼓的喧嚣。虽然是古庙宇改造的学校，但也不失为伴随着玉女河琴韵般流水修身养性的清静之地，书声琅琅，欢歌笑语。孩童们一波一波从这里走出，去开启人生旅途的壮丽航行。不定哪一天疲倦了，困惑了，不由自主又会回到母校，走一走，看一看，找回一些



图片来源于网络，图文无关

童年的天真烂漫和无忧无虑，让迷茫的心灵在生根发芽的襁褓中苏醒，冲刷着飞上蓝天，鸟瞰人间的温暖与美好……

那一年，明泉爷爷已经老态龙钟，却依然笔耕不辍，不遗余力在书写着故乡的历史文化。我回到家乡，来到明泉爷爷身边，刨根问底，问他有关八角琉璃井的传说，到底是真是假。

明泉爷爷不可揆度，说古朝万辈子的时候，咱这地方还是一片洪荒，是大禹爷打开龙门口，旱干汝阳江，才繁育下这一方生灵。

传说大禹爷治水的时候，咱这古寨北边住着一对无儿无女的老夫妇，他们收下一个被洪水冲来的小孩做义子。这孩子聪明可爱，但他对啥都不感兴趣，不论春夏秋冬，就爱整日泡在玉女河里嬉戏玩耍。两口子生怕孩子有啥闪失，百般劝阻仍无济于事，也只好由着他的性子来。一日，大禹爷察看玉女河水情，路过九龙桥的地方，那时候这里还没有桥，发现一个顽童正在水中玩耍，定睛一看，立即认出此儿是蛟龙所变。为了不惊动蛟龙，大禹爷就悄悄离去，暗观蛟龙行踪。当他得知蛟龙化作人形，被一老夫妇收养后，来到老夫妇家中同两位老人攀谈。时到中午，老人留他吃饭，大禹爷没有推辞，老让老伴做了面条来招待客人。正吃饭时，那孩子从河里回来，他看见大禹爷扭头就跑。大禹爷从碗中挑起一根面条，说声“变”，面条就变成一条又粗又长的铁索，套在孩子的脖子上。只听得大禹爷大叫一声：“畜生，还不快现出原形！”这小孩霎时变成一条几丈长、水桶般粗细的蛟龙。两位老人被吓得魂飞胆丧。大禹爷向两位老人说明了真相，而后，就将蛟龙用铁索拴住，禁锢在这口八角琉璃井中。蛟龙问大禹爷什么时候才能放

他出来？大禹爷不愿他出来祸害百姓，就对他：“除非等到石头开花。”也不知过了多少年，有一州官上任，他想想蛟龙到底是啥样儿，又怕乌纱帽掉入井内，就把帽子摘下，放在井口的石柱上，蛟龙看到石柱上的帽花红红绿绿，以为石头开了花，就在井底挣扎着要出来，井中的水呼呼呼一个劲地往上涨，吓得州官摘下纱帽掉头就跑。蛟龙看到石头上的花没有开了，就老实下来，只好安安生生地待在井中。

有一年，明泉爷爷说他也是听老辈人这样言传。一个南方人牵着一匹高头大马，驮了满满一钱搭儿元宝来到庙下街，做起了钱庄生意。这人心善，生意得手，很快发了大财。在一个久旱不雨的夏天，捐出来一大笔钱，要求县官打开八角琉璃井，取水赈灾，解救百姓。乡亲们纷纷劝阻，都说不敢，放出了蛟龙，必遭大难。南方人不信，说根本就不相信这世上有什么神仙，更不要说是妖魔鬼怪，要战胜灾难，还得靠人，只有人才能自己救自己。县官也是个二蛋货，见钱眼开，责怪乡里，说既然有这么好的水源，为啥不早早报来？于是决定启石扒井。一阵火铳和鞭炮响过，压在八角琉璃井上的石条被搬了起来，露出清汪汪一井碧水，深不见底。众人大喜，如见甘露。南方人是有功之臣，大摇大摆走到井边，伸手要去井里面掏水。突兀，一声轰鸣，山摇地动，但见有丈余高的水柱自井中喷出，气势汹涌。人们四散逃窜，惶恐恐如惊弓之鸟。井喷的间歇，有胆大的人们上前，重新压上石板，才将井水封住。大家惊恐未定，相互打探，唯独不见了南方人的身影。县官救灾未成，还差点儿被大水冲跑，落了个浑身透湿，活像是一只落汤鸡，一怒之下，下令打轿回府，全然不顾南方人死活。数天后，人们发现，南方人的尸体竟然横卧在十里之外的汝河滩上……

如此看来，八角琉璃井果真只是一个传说了，是老辈子留下的一个谎言，不可信以为真。

明泉爷爷却说，中华文化博大精深，上下五千年悠久历史，几千年前发生的事情，有谁能说得清楚？女娲娘娘抟土造人的传说是真是假？为啥人们洗澡时从身上搓下来的全是泥土？爱信不信，反正老辈子人就那样“匪命之，言提其耳”一代一代辈辈相传……